

巴黎当代城市创新治理三例

〔法〕让居易

摘要：与中国市政管理追求GDP不同的是，法国市政官员追求“青史留名”，主要依靠文化行动上的创新建树，建立政绩，赢得社会声望。本文以法国巴黎为个案，通过对不同时间段并且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关联的三个“事例”的分析，阐释法国城市政府在没有任何经济主管职能的情况下，是如何思考和实践城市治理规划，提供城市公共服务的。

关键词：当代城市治理 城市文化创新 城市公共服务 巴黎市

创新治理例一：“把塞纳河岸还给巴黎人！”

巴黎市政府又出重招了！

2016年9月26日上午，在巴黎市议会（Conseil de Paris）举行的例会上，经过最后一番激烈的唇枪舌剑较量之后，由巴黎女市长安娜·伊达尔戈（Anne Hidalgo）亲自出马保驾护航的关于“巴黎市内塞纳河右岸滨江道改为人行道”（Piétonisation des berges de Seine rive droite）的议案付诸表决。在163名市议员中，由社会党（PS）、法共（PCF）、左派激进党（PRG）和左翼党（PG）组成的巴黎市议会左派政党联盟籍的议员和生态党籍议员悉数投票赞成，右派共和党（PR）和独立与民主派联盟（UDI）籍议员投反对票，中间派MoDem民主运动党籍议员弃权。

于是，曾经在几个月内凝聚了赞成和反对两派激烈争议的“塞纳

河右岸滨江道改人行道”议案毫无悬念地获得巴黎市议会的多数（90票）表决通过，开始了这一措施“永久化”的进程。伊达尔戈市长高度赞扬这一“历史性决定”，认为它成功地结束了巴黎市内高速公路“重新征服”塞纳河的历史。

巴黎女市长伊达尔戈曾不顾市议会右派反对党议员们的强烈反对和攻击，甚至把按法律必须设立并发表意见的“公共调查委员会”（Commission d'enquête publique）的（无强制效力的）意见也置于一边，全力推动这一和“巴黎经济发展”、“国内生产总值”（GDP）毫不相干的计划，她的目的是什么呢？

所谓的“巴黎市内塞纳河右岸滨江道改为人行道”计划，是指对巴黎市中心塞纳河右岸从协和广场、卢浮宫附近的“杜勒里隧道”（Tunnel des Tuileries）直至巴黎市政厅附近的“军火库码头”（Port de l' Arsenal）这一段全长约 3.3 公里的沿江快速公路实施禁止车辆通行，改为永久人行道的计划。

这一快车道修建于 1966 年，1976 起被命名为“乔治·蓬皮杜快车道”（Voie expresse Georges Pompidou），位于巴黎市中心核心地带，每天车流量约 43000 辆，平时为机动车专用道，禁止行人和自行车；从 1995 年起，每个星期天禁止车辆通行，供行人散步和欣赏塞纳河景色；2001 年起逢节假日也对车辆关闭。

许多人可能不太注意的是：这一 3.3 公里地段的塞纳河两岸的建筑和景观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文化遗产”名录；而且，自 2002 年以来，由巴黎市前任左派市长贝尔特朗·德拉诺埃（Bertrand Delanoë）推出的“巴黎沙滩节”（Paris Plages）于每年夏天 7 月下旬至 8 月中旬也都在那里举行。

伊达尔戈提出这一计划的“表面”目的是在巴黎市中心设立一个可供人们散步与呼吸的空间（espace de respiration et de promenade），减少空气污染与噪音污染，在塞纳河沿岸发展休闲经济活动，“把塞纳河还给巴黎人”！其实，在这一行动“背后”，可以看出伊达尔戈

和由法国“绿党”参与的巴黎市政府主政官员们的一个更深的心理“情结”，也就是一种“跟汽车过不去”的生态环保主义情结。有人甚至说，巴黎市政府（至少是部分执政官员）的隐藏于内心的理想或“梦想”，是把汽车彻底赶出巴黎，使巴黎成为一个“无车之城”！

当然，大概由于“绿党”生态党在左派中所占的势力还不够，也可能是因为目前“务实”人士在左派中还占上风，他们虽然赞同这种“理想”，但还是意识到巴黎全城禁车的困难和不现实性，所以，到目前为止，巴黎市政府在这方面的“动作”，除了发展公共交通把不少街区的人行道和自行车道拓展得愈来愈宽，把行车道改得愈来愈窄之外，还只是把眼睛“盯在”塞纳河之上。而“把塞纳河还给巴黎人！”这也是一个只有法国左派才喊得出来的既响亮得体、讨人喜欢，又能使对手无言以对的口号。

应该说，自2001年法国左派首次在巴黎市镇选举中获胜“接管”巴黎市政府以来，打破了以往右派的管理传统，曾接二连三地引入一些人们前所未闻的“新招”和“怪招”，使原来一直死气沉沉的巴黎市连连出现各种在保守人士看来甚至有点“疯狂”的举措。在种种“怪招”中，“征服”塞纳河，尤其是巴黎市中心的塞纳河两岸的滨江道路，是巴黎市新主政者们的目标之一。“巴黎沙滩节”曾经是巴黎市前市长德拉诺埃为首的左派市政府的一次“疯狂”举动。如今已有16年历史，已被世界许多重要城市所效仿，其初衷是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法国左派人士对都市机动车交通管理发起的一个挑战，更是对视汽车为“上帝”的当代西方“都市汽车文化”及其种种危害的一次大胆质疑，然而不仅受到巴黎人的欢迎，15年来年年延续，而且其声誉也已远远超越巴黎地界，而演化为“城市海滩”（plage urbaine）这一都市文化创新的崭新概念，并成为和巴黎前市长德拉诺埃名字紧密相连的巴黎市政府“品牌”，迅速被世界其他大都市所效仿。如今，比利时布鲁塞尔、意大利罗马、荷兰阿姆斯特丹、匈牙利布达佩斯，甚至连日本东京都已有了自己的“城市海滩”！此举至少为今天伊达尔戈的

“塞纳河右岸滨江（永久性）人行道”计划“探路”、“铺平了道路”。

设想一下：在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巴黎市中心塞纳河右岸，要把一条从卢浮宫至巴黎圣母院附近的长达3.3公里、平日车流不绝的“蓬皮杜快车道”变成热带棕榈树影婆娑、海滩伞成行、帆布躺椅鳞次栉比的“海浴疗养地”，这在习惯于按部就班墨守成规的人眼里，岂不就是一种“发疯”行为么？难怪去年巴黎市议会右派反对党议员指责伊达尔戈“做法突然”（*démarche brutale*）时，伊达尔戈可以理直气壮地回答：“这一计划我们都推行了16年了，难道这还突然么？”

伊达尔戈在2016年带领巴黎市议会风风火火地通过决议，把塞纳河右岸滨江道改为永久人行道，倒还真不是像某些反对人士所说的是“因为2017年总统大选临近”，而是符合包括法国绿党和社会党在内的左派执政官的一贯理念。他们试图利用选民赋予的权力，在可能的范围内，实施他们认为有利于民、有益于社会进步的（有时可能过于脱离现实的）“理想”政策。

对于城市交通，人们最初的和最直观的感受，首先可能只是车辆交通拥挤之苦。在这方面，巴黎与其他世界大都市一样，也未能幸免于难，每天都会招来无数人的抱怨。但巴黎的悖论却在于，虽然每天有数以百万计的车辆出入城区，但真正拥有汽车的巴黎居民人数却不到50%。所以，巴黎市政府在局部区域的“禁车”尝试，也往往能得到至少一半以上市民的支持。例如，2001年7月塞纳河沿江高速公路首次实施禁车时，就有66%的巴黎市民赞同市政府的政策；2016年关于把这同一段沿江公路改为永久人行道的措施也得到了60%巴黎人的支持。

值得强调指出的是，最近几年，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城市空气污染和公众健康已逐渐占据前台，成为比城市交通拥堵之害更为严重、更能引起人们担忧，并希望政府予以重视和解决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巴黎市长之所以敢于在市议会力排众议，甚至冒不顾“公

共调查结论”之“大不韪”，恐怕就是因为她“捕捉”住了公共健康和城市管理领域以及公民生活品质诉求方面的这一最新演变趋势。她在各种采访和市议会辩论中反复突出强调这一主题。她甚至丝毫不怕影响巴黎城市的“形象”，而且公开提醒公众，巴黎是一座已经“过于污染的城市”，一座“有人因污染而死亡的城市”；巴黎市和大巴黎地区每年死于与污染相关疾病的人数达 6500 人；目前巴黎市内三分之二的二氧化氮（dioxyde d'azote）排放和 56% 的微粒子是由车流造成的，等等。她还认为，在巴黎塞纳河左岸沿岸公路实施禁止通车 3 年之后，巴黎市议会关于禁止塞纳河右岸滨江公路通车的决定，不仅是巴黎人的“众望所归”，而且是一个对“城市和文化有益”、对“卫生健康与环境绝对不可缺少”的决定。在巴黎市政府的执政官们看来，这一类与“车是一切”（Tout-voiture）的思路决裂的城市规划与管理方式“顺应全球趋势”。据悉，法国的里昂、美国的纽约、韩国的首尔和巴西的里约（Rio）等大都市都已采取了相似的措施。

综合 2001 年左派上台掌控巴黎市政府以来包括大力改善市内公共交通、发展 Vélib 自助自行车和 Autolib 电动车服务在内的所作所为，人们应当有足够理由相信：巴黎市市政官员关于塞纳河右岸滨江车道改为永久人行道的决策肯定不是心血来潮的“疯狂”举动，也不是“不负责任”的胡作非为，甚至都不是一个迎合和讨好选民的“选举礼物”，而是一种符合“都市文化创新”理念的城市管理新措施。

毫无疑问，在 2015 年刚刚举办了 COP21 全球气候大会和正在以“环保”为主旨申办 2024 年“绿色创新”奥运会主办权的巴黎，这一举措尤其深得民心，得到大多数巴黎人的赞赏。

对于每年愈来愈多的来巴黎观光的中国游客来说，这也是一件“得来全不费功夫”的大好消息：至少，他们在巴黎的节目表中，除了购物和参观博物馆之外，又可以多出一个在风光旖旎美不胜收的塞纳河右岸“永久人行道”上悠哉游哉地散步、赏景或休息的惬意节目了……

记得 16 年前“巴黎海滩”（Paris Plages）第一次开放那一天，

有一位美国游客在接受电视采访的时候不无羡慕地说：“巴黎人真是比美国人可爱。你告诉他们这里是海滩，他们就真的光着膀子来了；如果你明天告诉他们这里是雪山，他们又一定会扛着雪橇来！”

看来，随着巴黎市议会“把塞纳河岸还给巴黎人”的决定的实施，离巴黎市内塞纳河右岸滨江人行道夏天当“海滩”、冬天成“雪山”的日子已经不远啦！

创新治理例二：巴黎“白夜”：一种城市 “夜生活”的创新

法语有时候有点“黑白不分”。

现在大多数学校教室和各类会议室里用于书写演示的那块板明明是白色的，可法语却偏称它是“黑板”（tableau）；同样，15年前的2002年10月5日至6日，前巴黎市长贝特朗·德拉诺埃在人流如潮的市政厅里遇刺的那个夜明明是个黑夜，可法国人嘴里却口口声声（报刊杂志也白纸黑字地）说它是“白夜”（Nuit Blanche），而且是巴黎的第一个“白夜”！巴黎的“白夜”（有人意译为“不眠夜”）虽无圣彼得堡每年六月初出现的那种日照通宵的极地景象，但却与著名俄国小说《白夜》的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同名电影的意大利导演维斯康丁（Visconti）不无某种联系，尤其是从发起组织者的初衷来看。因为，巴黎市政府推出“白夜”活动，首先是为了创造一个别具一格的文化艺术节。

巴黎人嗜节成性是人所共知的。曾多次长期在巴黎拉丁区生活过的美国作家海明威写过一本讲述他巴黎生活的书，书名干脆就叫《巴黎是个节日》，可见巴黎的“节日气氛”对他所造成的印象之深。对于巴黎人来说，十月初几乎是一个夏天假日记忆已渐趋淡漠而万圣节和圣诞节尚为遥远的“青黄不接”的节庆“荒漠”。

无节的日子不好过。

当时上台才一年多的法国左派巴黎市政府熟谙民心，决定弥补这一空白，创设“文化白夜”活动，也即把巴黎市内众多尽人皆知的名胜景点或鲜为常人知晓的场所彻夜开放，同时邀请一些当代艺术家，让他们各显神通，“挪用”某些奇特场所，施展灯光照明、音乐、摄像、造型、行为等各种艺术手段，展示当代艺术的魔力。而节日的目的是吸引好奇的巴黎人走出家门，光顾这些特地开放的景点和场所，在“色、香、味”齐全，视觉、触觉、味觉、嗅觉、听觉愉悦的气氛中度过一个不眠之夜。

透过当代艺术创作，把历来属于个人乃至隐私范畴的“夜生活”转变成一种大规模的集体艺术经历，使市民们可在一夜之间自由占据他们所熟悉或陌生的城市空间，随意尽兴地进行观赏、交流、游荡、沉思、娱乐，从无处不在的艺术氛围体验中改变那种文化是件复杂的、只属于精英阶层的事的成见。而朦胧的夜色又可有助于解除人们面对艺术创造时的那种腼腆。“使人们与城市、夜晚和艺术重修和好”，这大概就是巴黎“文化白夜”的主旨。

依照这一主旨，巴黎市政府年复一年地聘请一位不同风格的艺术总监，负责“演绎”设计与组织每年的“白夜”活动。活动除了正式“入选”（in）节目外，通常还有“编外”（off）节目和无数与之配套的个人创举及非正式活动，形成一个遍及巴黎20个市区且内容与风格迥异的“文化白夜”的丰盛“菜单”，供巴黎人和各类游客按各自的口味通宵“点单享用”。每年大约有70万至80万人在这一个晚上成为“夜游神”。

巴黎是一座在一天24小时的每个时刻都有其特殊魅力的城市。而令世人神往的“夜巴黎”更是神秘而富于传奇色彩。“巴黎白夜”节目的策划不仅充分彰显这一文化资源特色，而且还因许多当代艺术家对现存公共场所进行“艺术挪用”的创造性参与而处处别开生面，让那些老巴黎也感到惊喜不绝。15年来，虽然巴黎“白夜”的夜游线路和节目不断变化增多，“夜游神”的队伍也不断壮大，甚至“更新

换代”，但是，巴黎“白夜”的某种精神还是依旧；而这一精神大概从首届“白夜”发生于巴黎市政厅的一个“惊险”故事也许已经可以略见一斑。

那一年的巴黎“白夜”破例敞开的那些平时公众无缘涉足的公共机构或建筑，勾起了成千上万巴黎人的好奇心；其中最受注目、赢得争相观看的，自然是巴黎市政厅。

作为“巴黎人的公共之家”的市政厅是一个在法国历史上享受过特殊地位的场所。

如果说凡尔赛宫是一座象征法国王权的建筑的话，那么，巴黎市政厅则是法国现代共和国的一个特殊象征。经过王权复辟后，法国的第三共和国就是于1870年9月4日在巴黎市政厅宣告诞生。然而1871年5月24日，巴黎市政厅曾被巴黎公社的起义者放火烧毁（这也许是至今依然有不少巴黎人仍对巴黎公社历史人物耿耿于怀的原因之一）；现存的市政厅大楼为1874至1882年重新修建。

2002年10月5日，首届“白夜”刚刚拉开序幕，巴黎市政厅广场便早已挤满黑压压的人群，排队等候进入大楼，参观金碧辉煌名画满堂一派洛可可风格的豪华大厅、镜廊和沙龙，并欣赏特别安排的轻音乐演奏。时任巴黎市长的德拉诺埃见市民如此踊跃响应“白夜”活动，按捺不住内心激动，当即吩咐手下人员：“一定得让所有人都进来！”一时间，历来只有国王显贵政要名流和国际贵宾才能在那儿聚会庆典行施礼节的市政厅各大沙龙里，数千名布衣百姓鱼贯而入，徜徉徘徊，热闹非凡；直至凌晨2点30分，一名后来声称“既不喜欢政客，更见不得同性恋者”的精神失常男子突然扑向正在亲自照应参观人群的德拉诺埃市长……

就在送往医院急救途中，德拉诺埃市长特地对其助手下令：“节日继续进行！”

从德拉诺埃前市长遇刺受伤倒下后还嘱咐让“节日继续进行”使人想到另一个细节：在首届“巴黎白夜”筹备过程中，受市政府委托

的承办者曾经提出一个让参观者购买 10 欧元一张的“派司”然后凭此任意进入所有景点的设想，但被市长德拉诺埃一口拒绝。他坚持所有景点活动和通宵交通车一律免费，使“白夜”成为一个不受任何商业操作影响的艺术行动，并让尽可能多的人借此机会接近当代艺术。巴黎市议会的各不同党派议员团虽然在许多其他问题上政见不一争议不断，但却对这一文化行动毫无异议，全体一致通过了 140 万欧元的预算经费（相当于每个居民 0.6 欧元）。

第一届“巴黎白夜”因发生德拉诺埃市长遇刺重伤事件而被全世界媒体作为头号社会新闻广泛报道。但对于那天晚上巴黎“白夜”有幸在巴黎市内通宵悠游的巴黎市民们来说，它首先是一次奇特难忘的文化艺术体验和愉快节日。对此，他们感谢把文化事业置于城市管理重要地位的“父母官”……。从此之后，就像每年夏天的“巴黎沙滩节”（Paris Plages）一样，每年一度的巴黎“白夜”也已突破巴黎城市的藩篱，被法国国内和世界上其他大城市竞相效仿。

这也表明，在这个愈来愈走向金钱消费至上、生活节奏愈来愈快速、匆忙的世界里，依然还有像巴黎人那样的“夜游神”一族，还执着于悠哉游哉地在黑夜的星火和灯光里发现和欣赏他们所居住、生活或工作的城市的另一种面貌，追求那种夜游途中在街头巷尾与当代艺术（装置、作品）和艺术家们不期而遇的激动和美感……。

创新治理例三：巴黎“免费公厕”的革命

从前法国穷人的美好理想大概是“免费刮脸”。

因为法语有一个叫作“Demain on rasera gratis”（明天将可免费刮脸）的短语，恐怕就是这一理想境界的写照吧？所以在 20 世纪，法国各路左派还都把它当成鼓动民众参加社会运动口号。然而，时至今日，大概是由于“免费刮脸”的经济成本太高，这一理想还没有在法国实现：如今，无论住高档别墅还是挤贫民窟社会廉租房的法国人，

还依然一律得自掏腰包去刮胡子理发。法国共产党也因空许“免费刮脸”这类无法实现的诺言而失信于民，政治影响力从战后最高时的20%降到了2007年的连2%都不到……

在2001年巴黎市镇选举中获胜的以社会党为首的左派，在入主巴黎市政府后，向巴黎人所作的施政承诺已不再是“免费刮脸”，而只是“免费公厕”！

经过近五年的不懈努力后，10年前，也即2006年2月14日，当时主管城市环境卫生和绿地事务的绿党籍（Les Verts）巴黎市副市长伊夫·龚达索（Yves Contassot）终于骄傲地向全世界庄严宣布：巴黎市内公共道路上的“街头卫生间”（sanisette）从此正式实行免费！

人们终于又可以在巴黎“免费如厕”了！

（一）巴黎“公用尿池”的历史沿革

公共“尿池”这类“粗俗”话题，在许多高雅或自以为高雅之士看来，可能不足挂齿，但却属于全世界管“吃喝拉撒”的城市父母官们必须妥善处理的一件大事。它对一个城市的居民和过客的重要程度，甚至可能远远超过生产总值（GDP）之类的抽象概念。因为，对于愈来愈习惯于“闯荡”世界的公民来说，谁都可能有过这样的“尴尬”经历：在某一都市大街上独自或与朋友一起正走得兴致勃勃的时候，忽然“内急”需求油然而生，可却苦于从一片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放眼望去，不见有任何可“方便”之处！人在那种焦急煎熬中的孤独无援之感，除了会产生“如厕难于上青天”的刻骨铭心的感慨外，还可能导致和那个城市结下“不解”（汉语的语义真是神得“解气”！）的“怨仇”！

可以说，一个城市公共道路上人们“如厕”的方式不仅可以折射出这一城市执政官们的执政理念及其“以人为本”意识的程度，而且也可能成为使一个城市或国家的执政官名垂青史流芳百世的“政绩”里程碑。

早在古罗马帝国，有一位声言“皇帝必须站着死”的名叫韦斯帕希安（Vespasien）的皇帝，便是一位创建“公共尿池”和征“撒尿税”

的统治者，他虽“臭”名昭著，但却是功不可没的历史人物。他曾让人在罗马城内到处置放陶土大罐，供市民撒尿使用，并因此设立了一种名为“Chrysagyre”的撒尿税；居住在罗马的每户家长须按人头和包括狗、驴、牛在内的牲畜头数（尽管它们从不使用那些“尿盆”！），每四年缴纳一次。他的儿子迪图斯（Titus）不好意思去收取这一从尿水中榨取的税款，韦斯帕希安皇帝便对他儿子说出了一句迄今依然令人震撼的名言：“钱是没有气味的！”（L'argent n'a pas d'odeur！）于是，说起今天巴黎的“公厕”系统，人们自然而然地还会想起这位古罗马皇帝。

在18、19世纪，巴黎城市规模扩大，民众在公共道路上的如厕需求也日益突出。1770年前后，巴黎警察总监德萨尔蒂纳（de Sartines）开始派人在巴黎的各个街角设置便桶（baril d'aisance）。到了1834年，受命担任塞纳河省省长的克洛德-菲利贝尔·朗布多（Claude-Philibert Rambuteau）伯爵决定效仿韦斯帕希安皇帝，在巴黎街道上修造公共男厕，并干脆将其命名为“韦斯帕希安柱”（colonne vespasienne）；尽管后来也有人戏称“朗布多柱”（Colonne Rambuteau），或俗称之为“tasse”、“pissotière”，等等，但“韦斯帕希安”却从此成了法文里“公共小便池”的正宗说法！而与当年古罗马皇帝的做法不同的是，这些小便池均供免费使用，巴黎市民也并没有因此另缴“撒尿税”。从那以后，公共小便池便在巴黎街头如雨后春笋一般地涌现；到20世纪初，甚至已多达1230处！

免费小便池的设置使当时的巴黎男士们不再在街道上、庭院角落或门洞里随地撒尿，城市的清洁和卫生面貌获得大大改观。这种设置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1959年12月21日，巴黎议会中的右派趁着一次夜间会议，投票表决通过了陆续取消市内免费公共小便池的议案。1980年1月28日，巴黎市议会右派多数派又通过一项关于准许建造首批四个收费厕所的议案；自此，延续了几个世纪的巴黎人“免费如厕”的历史暂告结束。

（二）“收费”与“免费如厕”之争

从1980年起，被称作“街头卫生间”（Sanisette）的新一代收费厕所出现在巴黎街头。

这是一座座密封的、男女通用的、用后可自动消毒清洗的坐便式现代化厕所，其舒适和卫生程度，与只有两块旁侧金属板遮挡的“韦斯帕希安式”小便池不可同日而语。然而，40欧分（最早的价格是1法郎）的硬币投币收费，也使许多穷人（尤其街头流浪者）无法消受这种“奢侈”，即便是有能力支付的人，也不一定随身带着40欧分的银币（尤其是在这个到处使用信用卡的年头！）准备上厕所，因而时常出现虽腰缠万贯而无法进入区区40欧分门票的街头“卫生间”的情形。

渐渐地，受“收费如厕”制度之害的巴黎男人们又恢复了19世纪“韦斯帕希安式”小便池出现之前的老习惯：又在街道拐角、地下过道、大楼内院或门洞里偷偷地“方便”起来，甚至不惜冒罚款之险（按规定，随地小便者可被罚款的金额高达450欧元；每年都有2000多人因随地小便而被罚）。久而久之，巴黎街头巷尾的滚滚尿流使某些地段角落终年臭气冲天，居民和行人只能捂着鼻子忍着恶心躲避。据巴黎市前副市长伊夫·龚达索介绍，在这“随地小便”的人群中，不仅仅只有被政客和媒体文雅地称为“无固定住处者”（SDF）的流浪汉，也有许多西装革履之族。

2001年左派人主巴黎市政府后，决计改变这一状况，推动“免费如厕”的革命。在巴黎市的左派执政官们看来，巴黎街头厕所是否收费，并非一个单纯的经济或者简单的环境卫生和城市形象问题，而是涉及所有人的最低限度卫生享受权（*droit minimum à l'hygiène*），是正在不断扩大的、因被社会排斥而流落街头的贫困群体的人的基本尊严。巴黎议会曾有议员大声疾呼：在21世纪的今天，在巴黎这样一个现代化国际文明大都市里，居然还出现因公厕收费而逼迫人们憋尿或随地小便，造成危害健康和公共卫生的后果，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臭

（丑）闻”！于是，这批左派议员自 2001 年一上台，便开始主张对巴黎街头的公共“卫生间”（sanisette）实行无条件免费开放。当然，他们也遇到了不少阻力和障碍。

这是因为城市公共厕所设施及其管理与供水和污水处理，与家用垃圾的收集处理一样，都属于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范围。而法国各地市镇系统提供公共服务（service public）的主要方式之一是委托经营。在目前遍布巴黎市的“公共厕所”网络中，只有 24 个公共盥洗室（lavatories）属市政府所有，其中 15 个位于地铁站，9 个为设在靠近旅游景点的露天盥洗室。此外还有 400 多个矗立在公共道路边上的“街头卫生间”（sanisette）；而这些可自动消毒清洗的“卫生间”都属于一家私营公司——德戈集团（JC Decaux）所有；该集团根据 1991 年与巴黎市政府签署的一项公共服务授权经营合同，以每个月每间 1192 欧元的租金出租给巴黎市政府，即巴黎市政府每年需为此支付约 580 万欧元的租金。街头“卫生间”每次使用收费 40 欧分的收入都归德戈集团所有。这些街头厕所每年使用次数约为 300 万人次，使德戈集团从“如厕收费”中获得不少额外收入。因此，当新上台的巴黎市左派市政府决定要实行“免费如厕”时，第一个阻力就来自前一届市政府与德戈集团于 1991 年所签的合同。由于受合同法规制约，市政府不可能单方撕毁契约，单方实施“免费如厕”措施。而且，在前届政府与德戈集团签署的合约中，还有一个奇怪的条款，就是德戈集团每对一个街头“卫生间”做一次维修，该卫生间的租赁期即可自动额外增加 8 年！这就迫使左派市政府不得不依照轻重缓急，与德戈集团一一商谈开放“免费如厕”的问题。

自 2001 年至 2005 年底，经谈判，市政府先是实行了巴黎 13 区流浪汉夜间紧急接待中心附近的 2 个街头公共卫生间的免费开放，然后又把这一模式扩展到了其他 10 个卫生间，首先解决无家可归者集中地段的“免费如厕”问题。自 2006 年起，大批街头卫生间租赁期届满。巴黎市议会利用这一契机，于 2006 年元月底通过一项决议，

决定在此后的街头卫生间委托经营合同招标中引入免费使用的原则，并明文规定从2006年2月14日开始逐步实际实行“免费如厕”。从此巴黎的“免费如厕”革命正式纳入日程。至2006年年底，巴黎街头免费开放的街头卫生间已达到200个。以后又根据合同期限继续逐一放开，直至2014年，巴黎市内的400多个街头卫生间已经全面实行免费开放。

与此同时，从2009年起，巴黎市政府开始采用由帕特里克·如万（Patrick Jouin）设计的新一代现代化街头卫生间替换旧一代，并对新卫生间的规格做出了严格的规定，除了自动消毒清洗和环保节水节电等各种技术功能之外，还对投标者强加了两项要求：一是所有街头卫生间都必须保证坐轮椅的残疾人能够方便地出入使用，二是每个卫生间都必须设置一个可饮用水龙头，以便让无家可归者和所有其他行人都能在街头得到解渴的可饮用水。

如今，整个巴黎400多个“街头卫生间”都已换成新一代。唯一一个作为“历史记忆”保留的20世纪“韦斯帕希安”（vespasienne）式老厕所还像一座老古董，矗立在巴黎第14区Arago大道离“模范监狱”（Maison de la Santé）的不远处，供人们缅怀过去……

至此，巴黎城市“免费如厕”的革命在左派市政府的坚持下终于彻底完成，法国首都街头终于呈现了一种充满21世纪现代人道主义味的“公厕”景观！

对于还在犹豫是否来巴黎的各国游客来说，现在又多了一个可以说服自己的理由：来吧，至少街头撒尿是免费的！